



话说路名

□王濤

每个城市都有“道、巷、街、里、路”，它们是城市的骨架，也是城市发展的脉络，不仅编织着城市的交通网络，还支撑着整个城市的运转“神经”。

犬牙交错，错综复杂，要达到井然有序，有条不紊，便需要“符号”。路名是一个城市必不可少的元素，很难想象一个纵横交错，交叉立体的广袤地域，没有名称，没有招牌，该是怎样一副模样？

给道路起名，如同给孩子起大号，不是随便便的事，需要颇费一番心思。许多路名叫上去顺口爽口，仔细琢磨意义也非同一般，既韵味无穷，又令人叹为观止。

路名能反映出一个城市的气质、性格，记录和展示城市的历史、风貌，也能让城市提高自身的形象，但更多的是关联着时代色彩。德国占领青岛后，青岛市南区一带出现了被称作“威廉街”“柏林街”“汉堡街”以及“亨利亲王街”的路名。这些路名一看就是德国的历史背景，德意志的殖民元素。后来德国人被日本人取代，路名也起了变化，“舞鹤町”“佐贺町”“万年町”“静冈町”等路名随之出现。而当列强被赶出了中国大地，太平路、广西路、江苏路、河南路、曲阜路等一大批中国人自己城市的名称，出现在各个街口，构成了星罗棋布、四通八达的交通世界。

路名有一个普遍的现象，就是相同的字符串会出现在不同的城市，而这些被重复的称

谓，无一不在人们心目中占据重要的位置。中山路几乎遍布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城市。“中山”顾名思义是纪念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，他是20世纪初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道路，一直保存到现在没有任何改变。但凡被称作中山路的，一定是“老路”，是旧街区。而路名是城市发展的晴雨表、风向标，时代烙印根深蒂固特别鲜明。如果叫香港路、澳门路或者深圳路，一定是改革开放后的产物。特别是深圳路，没有改革开放，深圳不过就是一条“水沟”，一个小小“村落”，哪个城市也不会拿它去做路名。“名气”和“人气”，往往是赋予路名的前提和基础。香港、澳门，凡是以这两个特别行政区命名的道路，不出意外，都是当地发展比较有成就和后劲的路段。就像青岛，一条贯穿东西方向的香港路，就是一幅改革开放的画卷，沿着这条道路前行，两边包括辐射而去的周边，尽显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，是改革开放辉煌而真实的写照。

许多路名以城市的名字命名，这是路名的一大特征。我们国家大大小小有330多所城市，不被命名为路名的微乎其微。而一些大城市，特别是那些被誉为“一二线”的城市，更是“遍地芳香”。“北京路”“上海路”“天津路”“重庆路”，如果哪座城市里没有这些路名，似乎就不是中国的城市。名山名水以及吉祥数字，也是路名不可缺失的选择。“八大关”“八大峡”“八大湖”“八大山”“八大河”“八大江”“八大川”“八大海”“八大岭”“八大宫”，吉祥数的后面不仅是给道路选配一个好听的名字，也是对祖国大好河山，对自然界的俊秀景色的赞赏和眷恋，充满了美学的意境。

路名虽然只是一个标记，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意义。几乎每个路名背后都有一段故事，并折射出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背景。我家有一位在部队工作的亲戚，在南京的通讯地址是“御道街标营二号”。

第一次收到来信母亲就说，这个地址一定是当年皇家的交通要道，而“标营”也应该是御林军驻防的营地。后来得知，亲戚在一一所军校工作，原址确实是明朝中央行政机构和军事机关的集中地，包括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工部等中央行政机构以及最高的军事机关五军都督府。可见路名的背后，真是一个偌大的历史空间，里面蕴藏着许多值得探索的秘密和故事。

有故事是路名的特质，有些故事是先于路名，属于“因事而异”；而更多的是先有路名后有故事，叫作“顾名思义”。道路、街巷本身就是一个城市的风景线，精彩、壮观，富有情调，包括一些习俗民风的故事让一个城市不但变得丰满，而且显得文化气息更加浓厚。这方面南方的一些城市似乎更突出也更有情结。那些小桥流水，那些青瓦白墙，那些高塔红墙，一旦进入了路名，便是一段要么情意绵绵，要么诗情画意，要么离合悲欢的故事，让人悲喜交集，感叹不已。

路名实则归属艺术，讲究文化和艺术修养。为什么国家对路名有专门的法律法规，还有专门的管理机构？这充分表明路名绝非一般意义上的“称呼”，它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神经和心理世界。

许多路名的命名，是人心所思，所想，所向，所求。“和平路、幸福路、吉祥路、瑞云路、吉庆路”这些显得有些“俗气”的路名，几乎每个城市都有，并得到人们普遍的喜欢和热爱。朴素而简单，易懂却深刻，而寓意与象征又十分鲜明，这样的路名既接地气又深得人心。这让人想起当年中国海洋大学旧址后门的“阴马路”。“阴”与“阳”，无论从心理上、感受上，后者肯定居上风。于是当“阴马路”一段时间被改为“红岛路”后，住在周围的居民无不为之“欢呼”。之后虽然有关部门试图再恢复原名，但迎来一片反对声。见微知著，一个好听顺耳的路名对人的精神和内心的影响是何等重要？

路名是大千世界特殊的要素，地域的特别点缀，生活的独特辅助。美丽、古朴也好，庄重、奇葩也罢，折射出的都是一种文化、地理、历史、人文。路名可以无限期地存在，天长地久，甚至“流芳百世”，这点，人还真难以企及，只能甘拜下风。



心香一瓣

师恩如山

□姜兆义

毕业前最后一学期，除实习、撰写毕业论文外，又安排了《机械振动》这门容易过关的选修课。盼望毕业的同学们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未来的筹划上，剩下的精力用在毕业论文撰写上，对最后这门课既不感兴趣，也不重视。果然，第一天上课，便有好多同学没来。这是所有选修课的常态，师生们早习以为常。

一位五十多岁、戴深色眼镜的矮个老师，踏着铃声进入教室。他做了自我介绍，平静地注视着每个空座，出乎意料地叫着空座旁同学的姓名，问逃课者是谁，为什么没来，仿佛他已和我们相处很久。这是全班同学首次见到刘庆祥老师，也是大学四年中，第一位初次上课便能全部叫出所有学生名字的老师。

刘老师上课能深入浅出地讲解，下课能主动和同学聊天，对学生课堂管理非常严格，也在生活上关心同学。可惜，刘老师的课仅三个月。毕业后，同学们各奔东西。四十年后的今天，不少同学已忘却了这位老师。

毕业那年，学校改名为青岛化工学院。我是班里唯一远离专业，极不情愿留校担任辅导员的。不知刘老师从什么渠道得知，我对辅导员工作不热爱，把主要精力用于复习考研学生上，便邀我到他家，一边吃饭，一边做我工作。辅导员工作又苦又累，远离专业，没有前途。我主意坚定，不管谁劝，都要坚定不移地考研，所以对刘老师的话并没有听进去，却对喝到的黑啤酒非常喜欢。这是我第一次喝黑啤酒，它具有黄啤酒所缺乏的浓郁可口味，我借机不停地赞美。刘老师说，家里的酒不多了，不能送你，若喜欢，我可以介绍你去厂里买。虽然我的思想没转变，却通过刘老师买了一箱黑啤酒。当时，青岛啤酒凭票购买，黑啤酒更是逢年过节的佳品。

事后，我偶然听到同办公室留校的学长说，刘老师不但业务能力强、英语水平还很高。面对我的疑惑，他一一讲述详情。刘老师以前学俄语，没有英语基础。改革开放后，刘老师参加了学院的英语培训班，同时，自学了专业英语。经过几年努力，专业英语达到一流水平。一次，青岛啤酒厂位于沧口的生产企业引进了一条国外黑啤酒生产线，因专业术语太多，难以找到翻译，英文说明书迟迟没有译出，影响了正常生产。几经反复，刘老师承担了翻译工作，简要、清晰、明了的译文，使企业如获至宝，也让全院老师刮目相看。这时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得知了能轻易买到黑啤酒的原因。

送走了相处四年学生，我考取了研究生。离开青岛前，刘老师约我去第一海水浴场游泳。那天，下海时间不长，开始下雨，且越下越大。我十分紧张，劝刘老师上岸。刘老师十分坚定地讲，若有危险，广播会通知，浴场会关闭。今天虽然有雨，但风浪不大，我们可以游到“鲨鱼网”。“鲨鱼网”在整个海水浴场的最远处，是我不曾游到的地方。我无言反驳刘老师，只好硬着头皮，冒着大雨，暗暗祈祷，跟在刘老师身后，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大“冒险”。游了一个来回后，终于上了岸，我的紧张心情马上放松了下来。休息不到十分钟，刘老师讲：“你年轻，体力比我好，敢不敢再游一个来回？”很明显，这不是考验我的体力，而是考验我的勇气。在刘老师的鼓励下，那天，我们共游了三个来回。通过雨中游泳，我体会到，刘老师在告诫我，困难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可怕，懦弱者永远会找到借口，而勇敢者不需要借口。

研究生的第一个假期，我去刘老师家拜年，谈在北京的感受，聊起了冬泳，专门提到有八十多岁的老教授，和学生一起，每天先将露天游泳池一侧的厚冰砸碎，将整体冰面推向有碎冰的一侧，然后，跃进没有冰的一小块水面上，在零下七八摄氏度的气温中，迅速地游几分钟，便可达到很好的健身作用。刘老师认真听着每个话题，不时地提问题，特别对冬泳最关注。没想到，当我第二个寒假给刘老师拜年时，刘老师已开始冬泳。当时，刘老师住沧口，每天要冒着严寒，骑行一小时自行车，才到达第一海水浴场，这需要多大毅力。

刘老师是东北人，性格豪爽，酒量也大。我和刘老师在一起喝过无数次酒，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后一次喝酒。三年前，刘老师一位学生宴请刘老师和师母，让我作陪。这位身为高校党委书记的学生，日理万机，却不忘师恩，每年都去看望刘老师。席间，他不但说了许多感谢刘老师的话，还唱了许多刘老师喜欢听的歌，让耄耋之年的刘老师酒兴大发，竟喝了半斤多高度白酒。尽管喝了不少酒，但他仍然不忘告诫我们说：“你们工作很忙，应酬很多，一定要保证身体，特别要把好廉政关。”

今年春节给刘老师拜年，年近九十的他，气色依旧很好，声音依旧洪亮，记忆力依旧超群，但明显消瘦了。谈话中，刘老师仍旧不忘关心我和我的家人。可惜，最后把我送出小区的已不是刘老师，而是他唯一的儿子。他说，刘老师确诊癌症，已停止了坚持三十多年的游泳。没有想到，仅仅半年，刘老师便离开了我们。

■ 怀乡遥望
李连志

青岛的绿

□郑国

长久以来，青岛“红瓦绿树、碧海蓝天”的城市形象深入人心，已沁润沉淀为城市的文化特质。绿树成为城市形象的代表和文化特质的符号之一，这在城市发展历史上实属罕见。

“青岛海山万千绿，怀人落日更登台”，这是康有为众多赞美青岛绿色的诗篇之一。过去，一般地认为“红瓦绿树、碧海蓝天”是康有为所言。笔者翻阅资料，似不足成立。1928年出版的《胶澳志》曾援引康有为对青岛城市的赞美，曰“碧海青山，绿林红瓦，不寒不暑，可舟可车，擅天然之美，而益之以人工，宜其为游旅所归也”。又，康有为在给表弟方子节的信中写道：“青岛之红瓦绿树，青山碧海，为中国第一”。1934年，王统照来青游览，对康有为的评语熟稔于心，“青山碧海、红瓦绿树”。康有为品评青岛色彩的八个字，久已悬于一般旅行者的记忆之中。讲青岛的表现色，这几个形容字自然不可移易。初到那边的人一定会亲切地感到”。可见，现在的表述与康有为的文风有一定出入。考虑到康有为在社会上普遍的影响力，今天大众熟悉的“红瓦绿树、碧海蓝天”应该是从“碧海青山，绿林红瓦”“红瓦绿树，青山碧海”等类似表述演变而来。剧作家洪深甚至认为绿树就是青岛，没有绿树也就没有了青岛，“有人说青岛的好处，就好在青上；如果没有这些树，青岛便和其他城市一样，不见得有什么出色”。

绿色打动了每一位来青游览旅居的文人墨客。闻一多在《青岛》一文中描绘了初见青岛时的美景：“海船快到胶州湾时，远远望见一点青，在万顷的巨涛中浮沉”。随后，他进一步深描了青岛的城市细节：“簇新的，整齐的楼屋，一座一座立在小小山坡上，笔直的柏油路伸展在两行梧桐树的中间，起伏在山冈上如一条蛇”。老舍曾在《五月的青岛》对绿的使用毫不吝啬，“绿，鲜绿，浅绿，深绿，黄绿，灰绿，各种的绿色，连接着，交错着，变化着，波动着，一直绿到天边，绿到山脚，绿到渔帆的外

边去”，令人浮想联翩。在另一篇文章《青岛与山东》中，把青岛比喻为“绿珠”，“在这以金沙为雾，以风暴为潮的北国里，青岛是颗绿珠，好似偶然的放在那黄色地图的边儿上。”

1934年，作家苏雪林来青避暑，有《岛居漫行》面世，书内专辟一章“青岛的树”赞美青岛林业发展，“青岛所给我第一个印象是树多。到处是树，密密层层的，漫天盖地大树，叫你眼睛里所见的无非是那苍翠欲滴的树色，鼻子里所闻的无非是那芳醇欲醉的叶香，肌肤所感受的无非是那清冰如水的爽意。从高处一看，整个青岛，好像是一片汪洋的绿海，各种建筑像是那露出来的岛屿之属”。陈武臣则以诗意的表述，来描写青岛的绿，“水天一碧，波澜不惊，岛屿错落，岗岭四合，一种肃穆森静之气象，真别有世界”。

芮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长期任职青岛市政府，也是一位诗人和作家，对青岛美景尤为眷恋，其《青岛游记》既有大量青岛绿色的描述和讴歌，又有对青岛开埠以来植树造林历史的回顾。他到青岛的第一眼即看到满眼绿色，深受感染，赞美脱口而出，“矮矮苑墙曲曲栏，重峦到处可登攀”。人家都在春风里，绿树连天花满山”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观察，他认为青岛自然条件优势并不突出，仍能取得骄人成绩，值得认真反思和借鉴，“我们平常的观念，总以为要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都市，必须要有土壤肥美，人烟稠密，自然条件优越的地方，方易着手；但是，青岛在四十年前，的确是几座只有石头，绝少泥土的荒山，和人烟稀少、视同化外的几十个渔村；经三十多年来的积极建设，已成为我国一个最理想的花园都市，最先进的是通商埠埠了”。他这里所追溯的，大体反映了青岛开埠以来不断植树造林的历史。1897年，德国强租青岛后，把植树造林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，投入大量人力物力，使青岛迅速从荒山野岭变为绿树青山，济南、北京、上海等南北各地纷纷仿效，给正处于变革时代的中国社会以启示和借鉴。

绿色打动了每一位来青游览旅居的文人墨客。闻一多在《青岛》一文中描绘了初见青岛时的美景：“海船快到胶州湾时，远远望见一点青，在万顷的巨涛中浮沉”。随后，他进一步深描了青岛的城市细节：“簇新的，整齐的楼屋，一座一座立在小小山坡上，笔直的柏油路伸展在两行梧桐树的中间，起伏在山冈上如一条蛇”。老舍曾在《五月的青岛》对绿的使用毫不吝啬，“绿，鲜绿，浅绿，深绿，黄绿，灰绿，各种的绿色，连接着，交错着，变化着，波动着，一直绿到天边，绿到山脚，绿到渔帆的外

边去”，令人浮想联翩。在另一篇文章《青岛与山东》中，把青岛比喻为“绿珠”，“在这以金沙为雾，以风暴为潮的北国里，青岛是颗绿珠，好似偶然的放在那黄色地图的边儿上。”

1934年，作家苏雪林来青避暑，有《岛居漫行》面世，书内专辟一章“青岛的树”赞美青岛林业发展，“青岛所给我第一个印象是树多。到处是树，密密层层的，漫天盖地大树，叫你眼睛里所见的无非是那苍翠欲滴的树色，鼻子里所闻的无非是那芳醇欲醉的叶香，肌肤所感受的无非是那清冰如水的爽意。从高处一看，整个青岛，好像是一片汪洋的绿海，各种建筑像是那露出来的岛屿之属”。陈武臣则以诗意的表述，来描写青岛的绿，“水天一碧，波澜不惊，岛屿错落，岗岭四合，一种肃穆森静之气象，真别有世界”。

芮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长期任职青岛市政府，也是一位诗人和作家，对青岛美景尤为眷恋，其《青岛游记》既有大量青岛绿色的描述和讴歌，又有对青岛开埠以来植树造林历史的回顾。他到青岛的第一眼即看到满眼绿色，深受感染，赞美脱口而出，“矮矮苑墙曲曲栏，重峦到处可登攀”。人家都在春风里，绿树连天花满山”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观察，他认为青岛自然条件优势并不突出，仍能取得骄人成绩，值得认真反思和借鉴，“我们平常的观念，总以为要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都市，必须要有土壤肥美，人烟稠密，自然条件优越的地方，方易着手；但是，青岛在四十年前，的确是几座只有石头，绝少泥土的荒山，和人烟稀少、视同化外的几十个渔村；经三十多年来的积极建设，已成为我国一个最理想的花园都市，最先进的是通商埠埠了”。他这里所追溯的，大体反映了青岛开埠以来不断植树造林的历史。1897年，德国强租青岛后，把植树造林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，投入大量人力物力，使青岛迅速从荒山野岭变为绿树青山，济南、北京、上海等南北各地纷纷仿效，给正处于变革时代的中国社会以启示和借鉴。

绿色打动了每一位来青游览旅居的文人墨客。闻一多在《青岛》一文中描绘了初见青岛时的美景：“海船快到胶州湾时，远远望见一点青，在万顷的巨涛中浮沉”。随后，他进一步深描了青岛的城市细节：“簇新的，整齐的楼屋，一座一座立在小小山坡上，笔直的柏油路伸展在两行梧桐树的中间，起伏在山冈上如一条蛇”。老舍曾在《五月的青岛》对绿的使用毫不吝啬，“绿，鲜绿，浅绿，深绿，黄绿，灰绿，各种的绿色，连接着，交错着，变化着，波动着，一直绿到天边，绿到山脚，绿到渔帆的外

边去”，令人浮想联翩。在另一篇文章《青岛与山东》中，把青岛比喻为“绿珠”，“在这以金沙为雾，以风暴为潮的北国里，青岛是颗绿珠，好似偶然的放在那黄色地图的边儿上。”

1934年，作家苏雪林来青避暑，有《岛居漫行》面世，书内专辟一章“青岛的树”赞美青岛林业发展，“青岛所给我第一个印象是树多。到处是树，密密层层的，漫天盖地大树，叫你眼睛里所见的无非是那苍翠欲滴的树色，鼻子里所闻的无非是那芳醇欲醉的叶香，肌肤所感受的无非是那清冰如水的爽意。从高处一看，整个青岛，好像是一片汪洋的绿海，各种建筑像是那露出来的岛屿之属”。陈武臣则以诗意的表述，来描写青岛的绿，“水天一碧，波澜不惊，岛屿错落，岗岭四合，一种肃穆森静之气象，真别有世界”。

芮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长期任职青岛市政府，也是一位诗人和作家，对青岛美景尤为眷恋，其《青岛游记》既有大量青岛绿色的描述和讴歌，又有对青岛开埠以来植树造林历史的回顾。他到青岛的第一眼即看到满眼绿色，深受感染，赞美脱口而出，“矮矮苑墙曲曲栏，重峦到处可登攀”。人家都在春风里，绿树连天花满山”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观察，他认为青岛自然条件优势并不突出，仍能取得骄人成绩，值得认真反思和借鉴，“我们平常的观念，总以为要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都市，必须要有土壤肥美，人烟稠密，自然条件优越的地方，方易着手；但是，青岛在四十年前，的确是几座只有石头，绝少泥土的荒山，和人烟稀少、视同化外的几十个渔村；经三十多年来的积极建设，已成为我国一个最理想的花园都市，最先进的是通商埠埠了”。他这里所追溯的，大体反映了青岛开埠以来不断植树造林的历史。1897年，德国强租青岛后，把植树造林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，投入大量人力物力，使青岛迅速从荒山野岭变为绿树青山，济南、北京、上海等南北各地纷纷仿效，给正处于变革时代的中国社会以启示和借鉴。

绿色打动了每一位来青游览旅居的文人墨客。闻一多在《青岛》一文中描绘了初见青岛时的美景：“海船快到胶州湾时，远远望见一点青，在万顷的巨涛中浮沉”。随后，他进一步深描了青岛的城市细节：“簇新的，整齐的楼屋，一座一座立在小小山坡上，笔直的柏油路伸展在两行梧桐树的中间，起伏在山冈上如一条蛇”。老舍曾在《五月的青岛》对绿的使用毫不吝啬，“绿，鲜绿，浅绿，深绿，黄绿，灰绿，各种的绿色，连接着，交错着，变化着，波动着，一直绿到天边，绿到山脚，绿到渔帆的外

边去”，令人浮想联翩。在另一篇文章《青岛与山东》中，把青岛比喻为“绿珠”，“在这以金沙为雾，以风暴为潮的北国里，青岛是颗绿珠，好似偶然的放在那黄色地图的边儿上。”

1934年，作家苏雪林来青避暑，有《岛居漫行》面世，书内专辟一章“青岛的树”赞美青岛林业发展，“青岛所给我第一个印象是树多。到处是树，密密层层的，漫天盖地大树，叫你眼睛里所见的无非是那苍翠欲滴的树色，鼻子里所闻的无非是那芳醇欲醉的叶香，肌肤所感受的无非是那清冰如水的爽意。从高处一看，整个青岛，好像是一片汪洋的绿海，各种建筑像是那露出来的岛屿之属”。陈武臣则以诗意的表述，来描写青岛的绿，“水天一碧，波澜不惊，岛屿错落，岗岭四合，一种肃穆森静之气象，真别有世界”。

芮麟在上世纪三十年